

并州风景独好

太山赏秋

彭庆东

太山，一幅古刹和七彩相融的惊世画作，无论冬夏，漫山遍野，耳可听松涛阵阵，目可见柏叶森森，作为三晋大地赏秋最佳的“网红地”，晚秋时节，原本油绿的松林和褐黄色的土地，演变成了色彩艳丽的红叶黄叶，夹杂在其中，炫彩多目。登山看那红红的枫叶，尤为清丽卓然，在阳光下有着鲜明的色彩，像一幅莫奈油画。

走入晋源镇乱石滩西边一条名叫风峪沟的山沟里，有一处河滩，循滩约行两里路，便到了太山脚下。但见山峦突兀峥嵘，溪泉叮咚作响，沿进山的古道过山门拾级而上，沿途一幅“秋山红叶图”向我们徐徐铺开。偌大的山林，像是被画师皴染，绚丽无比，枫叶红了，漫山红遍，层林尽染；远处的水，近处的寺，在红叶衬托下，煞是好看。

我对秋色情有独钟，与家人、朋友每年都要去太山爬山拍景、探幽古寺、极目远眺，算来已有20多年。“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在太山，每一株树都独立自我，个性十足，绝不千篇一律。多种色彩集于一棵树，一丛树，一片林，令人目眩神夺。小枫树像粒青涩的骏枣，叶儿色彩也很奇怪，红的、绿的、黄的、紫的、半红半绿的，似乎啥颜色都有。红又红得不透，绿

又绿得不深沉，红绿相间，谁是主导，言人人殊。这奇怪的色彩，幻化出奇异的景象。从对面照过来的阳光被叶面弹起，五光十色在空中纠缠，碰撞成七彩云裳，披在枫树肩头上。叶儿在光色中精致起来，像少女面庞上那层纤细绒毛，焕发出勃勃的姿态。此时，我漫步山林，心无杂念，灵魂澄净，因为赏枫是件雅事，须静静地看、慢慢地品，唯有如此，才能品出大自然的风韵，才能品出“枫叶凌霄”的情操。

其实，太山上的红叶是一种称作黄栌的树种，又叫红叶树，有的还是百年以上的老树。红叶之所以经霜而红，在于色叶中的花青素。秋冬之际，气候使然，叶中的叶绿素渐渐变少，花青素慢慢占了上风，蓄势待发。似乎在一夜之间，漫山遍野的枫树迅速涅槃，争妍斗艳，一展红颜。更兼因有“泰山石敢当”谐音取“太山”之名的传说，还有残唐名将李存孝之墓及龙泉寺中盛放有佛舍利的金棺而闻名全国，赏叶观景之余，仿佛在翻阅着一本厚重的历史教科书。

太山，作为天龙山之脉、晋祠陪景，穿越多少春秋，历经霸业与战火、美景与沧桑，但它的秋景永显瑰艳，它的霜叶永远“满阶红”。

稻田公园闻稻香

温 婉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国庆节这天，驱车带8岁的女儿阿媛一路向南，来到了位于晋源区花塔村的稻田公园，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

成片的稻浪随风翻滚，摇曳生姿，像是一层金色的地毯，闪烁着丰收的光芒。一束束饱满的稻穗都累得弯下了腰，沉甸甸的稻穗更像是一个个害羞的姑娘，腼腆地低着头。风声稻浪，似一曲动人的乐章。行走在稻田中间，浑身被满满的幸福感和收获感所包围，仿佛看到了田间地头，尊敬的袁隆平院士头戴草帽、挽着裤脚，顶着烈日穿梭在绿意葱茏和金黄灿烂的稻田间。记得小时候，家里一个星期才能吃一顿大米饭；而今，大米饭已是百姓餐桌的家常便饭。与阿媛讲这些过往，阿媛瞪着两只大眼

睛，似乎对这些过往的真实性存有质疑。江山思国士，人去稻田丰。扑面而来稻香简直让人沉醉其间，不忍离去。随着稻浪的翻滚，仿佛整个人都飞了起来。真是“行于稻浪间，人在画中游”啊！

转过来便是荷花池。大片大片硕大的荷叶挨挨挤挤，铺满了整个池塘。油绿油绿的荷叶上面，滚动着晶莹剔透的小水珠，让人忍不住想用手去采。时令已是仲秋，荷花自然不会像夏日那样繁密，但是依然有荷花点缀其间，或含怜带怯、欲诉还羞；或欢快舒畅、芳香馥郁。伴随着《雨人行》的旋律，一行妙龄少女在塘边翩翩起舞。身姿窈窕、舞步轻捷、素衣飘飘。“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她们忽而轻摆慢移，忽而旋风疾转，忽而眉宇

微蹙，忽而笑颜粲然。阿媛跟在小姐姐的后面，跳得有模有样。不知何时，一只蜻蜓落在了荷花上。阳光透过那透明的、薄如蝉翼的翅膀落在了荷叶上，又反射回来。

儿童游乐场内，成群的鸭鹅伸着脖子，“嘎嘎”地叫着，和孩子们玩得正欢。一只鸭子跑着跑着，忽然脚底一滑，摔了个趔趄，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憨态可掬的羊驼摆出各种poss，和粉丝们合影。阿媛扬起头，扑闪着一双清澈明亮的眸子：“妈妈，聪明的羊驼知道站C位哦！”乖巧可爱的小鹿低着头，不紧不慢地享用着自己的午餐……

天色渐晚，阿媛摇下了车窗玻璃，回头又一次看了看那金色的稻田。蛙鸣传来，阿媛不禁吟诵道：“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天龙山感怀

张少芳

流失在海外的天龙山佛首回归故里，心心念念的牵挂终于落在实处，空闲时直奔天龙山而去，专程为了看那千年佛首的一抹微笑。

坐落在太原西南的天龙山与晋祠比邻，或许是晋祠名声太盛，以至于天龙山一直是默默的低调存在，直到回归的国宝在央视春晚惊艳亮相，天龙山才广为人知，这里不仅风景秀丽，更有历史深厚的人文古迹让人百看不厌。

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修缮，重新开放的天龙山面貌已焕然一新。游览车载着游人沿盘山公路直达山顶，进入山门沿台阶下行不远，轻车熟路就来到漫山阁，漫山阁内庇护着唐代开凿的第九窟石佛，是天龙山规模最大的佛像。许是体形巨大而保存得比较完好，我们有幸能够欣赏到穿越时空而来的古代雕塑艺术。精雕细琢的佛像让人惊叹，安详的面容，优美的体态，就连服饰也线条流畅，甚至佩戴的璎珞和飘带也仿佛随身而动，每一处

细节都是那么自然，高超的雕凿技艺直让欣赏它的今人叹服。让人遗憾的是，几座大佛的手臂均已断失，只能靠想象来补充它的残缺之美了。

漫山阁东西两侧，排列着大大小小二十几个洞窟，从最早开凿的东魏石窟，经北齐，到隋、唐，前前后后近二百年，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石窟群。沿着山崖边挨个参观石窟，从精美的浮雕和壁画里依稀可见石窟群的规模之大和艺术造诣之高，而更多的所见让人既感叹又痛心，叹的是洞窟内遗留的仅有稀少的未被盗凿的佛像，造型各异，雕琢精美，尚能解读到古人的匠心独具；痛的是每一个石窟内曾经佛像罗列，大都被盗凿，只留下残躯，残躯默默，仿佛在向世人哭诉当年的离断之苦。如今国强民富，追回的佛首也回归了故里，让人欣慰。回归佛首原是东峰第八窟，是唯一的隋代石

窟，看着洞窟内遗留的残躯，回归的佛首更让人感其珍贵和不易。

观过石窟群，看回归佛首的心情更加迫切。佛首被安放在展厅内，安详的面容，微笑的嘴角，久久盯着这一抹微笑，心里也变得柔软了许多。展厅内用详实的史料揭示了天龙山曾经遭受的劫掠以及如今依旧失散在世界各地的造像，抚今追昔，微笑的佛首更像在庆幸生逢盛世，得以回归。

步出展厅，回望天龙山，蓝天衬托下的天龙山松林葱郁，令人神清气爽，天龙古寺前的蟠龙松伸展的枝蔓已延展了200多平方米的绿荫，亦成一道奇景。从乱世之殇到盛世之幸，天龙山让人感慨良多。

菊满东篱

张根泉

国庆假期，我乘地铁在龙城公园站下车，换骑小黄车来到位于太原小店区龙城大街东南的东篱公园，这里正举办第三届“一园一品”菊文化艺术展。东篱公园以晋朝诗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而命名，是一座具有浓郁菊文化色彩的公园。这届菊展以赏菊、品菊和咏菊为主题，共展出有“金霞异彩”“紫云飞月”“天女茗松”“东海白玉”等1300多个菊花名品。

东篱公园今年的“一园一品”菊花展，重在宣扬菊花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渊源、菊花的品格和菊花的文化意韵。自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一出，菊花就和孤傲的高士和隐士结下了不解之缘。菊花虽说不像牡丹那样雍容华贵，也不像月季花那样光彩夺目，但作为傲霜之花，菊花一直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唐朝诗人元稹曾用“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别无花”的诗句，赞美菊花是四季中最后一抹靓丽的美景；宋朝女词人朱淑真用“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来歌咏菊花的高洁品质；以“人比黄花瘦”而著名的李清照，也写出了“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的优美诗句来赞美菊花。

走进东篱公园北门，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菊花的世界、菊花的海洋。白色的“梅林细雨”、淡黄色的“黄埔锦绣”、淡紫色的“国华舞女”、淡绿色的“风飘绿绮”，错落有序地摆放在路旁，让人眼前一亮。公园里四处飘逸着淡雅的菊香，清新、淡雅，让人心旷神怡。漫步在公园里，游人看到的是一个色彩缤纷、争奇斗艳的菊花组合图。当游客走到菊展主题花坛时，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月牙型花坛，色彩各异、争相开放的菊花众星捧月般地烘托着一个绿色的巨型梅瓶，瓶中是傲然怒放的红、黄两色巨型菊花。看到这幅美景，人们不得不为园艺师们的奇思妙想而赞叹，他们用巧夺天工的妙手将这样的美景呈现出来，让游人们驻足观赏、流连忘返。

秋风已让人感到阵阵凉意，我却却在菊花的世界里认真观赏着，尽情地品味着诗人们的诗句。这时，远处传来阵阵优美、欢快的乐曲声，我寻着歌声看去，一群大妈们正在公园小广场上尽情地舞着。聆听着《我爱你中国》的歌声，我迈着轻松的步伐走向回家的路。

